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癌症醫學終身成就獎」

得獎人 侯書文教授 傳記



以身為病理學家為榮

——侯書文

備受醫界尊崇的侯書文教授，出身台灣醫師世家，1954年自台大醫科畢業，原本可以成為當時最熱門的外科醫師，但他卻不在乎個人名利，毅然選擇了最冷門的病理學科，跟隨台灣病理學之父葉曙教授學習，於台大病理學科服務到退休。熱愛病理學的他，將畢生奉獻於病理學的教學、研究、服務工作，於1978和1988年先後兩次擔任台大病理學科主任與研究所所長，作育英才無數，致力於傳承台大病理的優良傳統並保持病理學監督各臨床醫學之地位，以身為病理學家為榮。因為病理工作也讓他注意到台灣癌症問題的嚴重性，竭力為臨床診斷與治療之正確性把關，並於擔任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長期間，建立了我國的腫瘤專科醫師甄審制度，使我國癌症醫療的品質更有保障。

家族信仰與醫學的傳承

侯書文的祖先曾是清朝的武官，¹ 之後以種茶為業。1875年祖父侯皆得（1862-1945）十三歲時，跟著母親渡海來台，十六歲時開始跟著茶業隊員擔著茶葉往來兩岸做生意。侯書文說：「祖父從泉州來台灣賣茶，當時都跑兩個地方，淡水和台南。」² 二十三歲時經人介紹，娶了吳圓為妻，從此定居台南，開設茶行做生意。另一方面，侯皆得因緣際會習得中醫眼科，也是一位懸壺濟世的醫者。

1895年日府治台後，開始建立衛生行政機關，對醫療衛生業務進行管理。1896年5月發布「台灣醫藥規則」，要求醫師必須持有執照才可以看診。³ 1901年7月又針對之前已經存在為數不少的漢醫，⁴ 發布了「台灣醫生免許規則」，規定只

¹ 高俊明，2001，〈母親的志業〉，《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台北：望春風，頁48-58。

² 侯書文，2015年8月13日訪談紀錄。

³ 「台灣醫藥規則」第一條規定：「醫師應持有內務大臣核發之醫術開業免狀（開業執業）或醫師免許證（醫師執照），或持有台灣總督頒布之醫業免許證（開業執照）。」見張秀蓉編著，2015，《日治台灣醫療公衛五十年（修訂版）》，台北：台大出版中心，頁321。

⁴ 現「醫師」與「醫生」兩詞經常混用，但在日治時期卻有實質不同，當時稱西醫為醫師，漢醫為醫生，取得執照的途徑也不相同。見陳文添，2015，〈日據時期的醫生〉，《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電子報》，第130期，<http://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30/1871>。

要是年滿二十歲之本島人（指台灣人）、本規則實施前於本島從事醫業者，便可檢具履歷表向地方長官提出申請，經核發醫生免許證後，便可繼續執業，但申請期限只到1901年年底為止，⁵ 侯皆得為第一批取得該執照的台灣人之一。

當時基督教長老教會已經在台南經營多年，新樓醫院在1900年落成，侯皆得與當時長老教會的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 1849-1936）有往來。侯書文指出：「巴克禮牧師非常欣賞祖父高明的眼科治療（砂眼、淋病性眼疾），祖父尊敬巴牧師的高尚人格，豐富的智識。」基於對基督教的認識，侯皆得在七十多歲時受洗成為基督教徒，子女也都跟著成為教徒。長女侯青蓮（1890-1975）念台南長老教女學校（即後來的長榮女中），畢業後便嫁給台灣第一代基督教徒高長（1837-1912）的三男高再得（1883-1947）醫師，其餘三位女婿也都是醫師。

6

侯書文的父親侯全成（1902-1993）出生於1902年，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從小成績優異，就讀長老教中學（即後來的長榮中學），1918年考進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在姐夫高再得醫師的資助下完成學業。畢業後，於1924年與台北名士邱明山之女邱彩雲結婚，並於同年赴東北滿鐵醫院擔任外科醫師五年。⁷ 侯書文解釋父親為何遠赴東北：「因為偽滿洲國日本人不肯去。中國人不敢去，怕殺頭。台灣人去，因為薪水很高。」⁸

侯全成在1928年回到台灣，在姐夫高再得醫師的再生堂醫院服務。1929年侯書文出生，他上面有兩個哥哥書宗、書德，下面有兩個弟弟書武、書正，另外還有四個姐妹。1938年侯全成離開再生堂自己開設全成醫院，侯書文印象中：「父親行醫患者相當多，也設病房，因為內、外科都行，收入不少。」母親則忙於管家、教會工作及照顧內、外祖父母。

台灣的小學校教育是六年制，用日文上課，分別設小學校及公學校給內地人及本島人就讀。1941年改稱國民學校。中學校是五年制，戰爭時縮短為四年制。⁹ 侯書文兄弟都是在台灣先讀公學校，之後便轉往「內地」（指日本本土）留學。

⁵ 關於「台灣醫生免許規則」條文，見張秀蓉編著，2015，《日治台灣醫療公衛五十年（修訂版）》，台北：台大出版中心，頁330。

⁶ 關於高長與侯皆得的兩家的家譜，前者可參見查時傑，1994，〈光復初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一個家族：以臺南高長家族之發展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十八期，頁174-178；高昭義主編，1996，《臺南高長家族族譜》，台北：自印本；後者可參見陳柔縉，1999，《總統的親戚》，台北：時報文化，頁321。

⁷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⁸ 侯書文，2015年8月13日訪談紀錄。

⁹ 侯書文，2016年5月16日補充。

其實當時中上階層的台灣家庭都流行送子女到日本求學，因為交通方便，費用便宜，日文也通。當年欲學醫、學法律、學經濟的學生都會前往內地求學，因為在台灣的上級學校給本島人的名額很少。日本政府規定，台灣的教會中學校或私立學校的學生不可以參加上級學校的入學考試。教會學校的學歷日本政府不承認，因此這些學生想要繼續升學的話，就必須在中學三年級或四年級的時候轉入內地的中學校，以便考上級學校。

出身基督教家庭的侯書文，幼年先在太平境教會幼稚園讀了四年，然後就讀末廣公學校（現在的進學國小），五年級時（1940年）轉往東京淀橋第四小學校，之後進入東京青山學院中等部。¹⁰ 戰前從台灣至日本青山學院留學的男女學生共有一百八十名，人數不少，其中男學生有一百一十一名。侯書文表示：「當時台灣留學生是被當日本人看待，但對中國大陸、朝鮮人就有差別。」所以在日本求學時，不管語言、交友都沒什麼困難，反而比在台灣還自在。

當年侯書文是和表弟高俊明一起到日本東京求學，¹¹ 兩人借住在親戚蔡培火先生家。當時蔡先生忙於文化協會運動，在侯書文父親等人在東京投資的味仙食堂負責經營，結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也時常被警察監視。在他眼中，蔡先生非常多才多藝，畫畫、作曲都很行。雖然當時住在東京，但他要求他們在家時要講台灣話，也教大學生講北京話，很有意思的一位長輩。

侯全成對子女的教育態度，基本上是尊重孩子的興趣和意願，侯書文表示兄弟姊妹幾乎都出國留學，學有所長。他自己是醫師，另外他細數：大哥書宗是醫師，留日、¹² 二哥書德是牧師，留加、¹³ 大妹學音樂，留美、四弟書武是歷史考古學家，留美、二妹是護士，留加、四妹學藝術，留美、五弟書正學應用化學、五妹學藝術，留加。這些都要感謝父親的栽培與支持，讓他們可以追求自我的實現。¹⁴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結束了日本五十年的統治，祖父也在11月過

¹⁰ 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1987，《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1。

¹¹ 高俊明的雙親便是高再得與侯青蓮夫婦，高俊明與侯書文同年稍幼。關於高俊明知生平事蹟，可參見高俊明，2001，《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台北：望春風。

¹² 關於侯書宗之生平事蹟，可參見治喪委員會，1988，〈故侯書宗長老略歷〉，轉載於「賴永祥長老資料庫」，<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Hau/Hau,Schong/biog/uoh.htm>。

¹³ 關於侯書德之生平事蹟，可參見盧俊義，2004，〈被加拿大政府kap教會懷念ê台灣人：侯書德牧師〉，轉載於「賴永祥長老資料庫」，<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Hau/Hau,STek/life/LouCGi-Taigu.htm>。

¹⁴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世，在台南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舉辦了告別式。在地方備受尊敬的父親在1946被選為台南市參議員，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間，成功維護了台南地區民眾的安全。1950年台南首屆議會成立，父親當選首屆議員。1954年父親又被任命為台灣省政府委員。¹⁵ 醫界出身的他，任省府委員期間，對台灣的公共衛生頗有貢獻。

台大醫科的醫學教育

日本戰敗後，原在日本求學的台籍留學生紛紛返台。1946年侯書文由青山學院中學部轉入台南長榮中學高中部。返台那年他十八歲，認識了未來的妻子高秀麗；¹⁶ 高秀麗是高再福醫師之四女，也就是高長的孫女。對於自己未來的志向，成為醫師對侯書文來說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因為不只祖父、父親是醫師，四位姑丈也是醫師，事實上他周遭的親戚總共有二十五位醫師，說他出身醫師世家一點都不誇張，從小他的生活就被醫師們圍繞，醫師可說是他最熟悉的職業。

1948年侯書文順利考上台大醫科，一年級在校本部上共同課，二年級起移到仁愛路醫學院這邊上專業科目，他謙稱自己唸書的過程尚可。1949年傅斯年校長上任後，醫科的教育體系逐漸由日德式轉變為英美式醫學。各科教科書只有日文或英文，尚無中文教科書，有些課甚至只有工讀生寫的講義可以使用。老師的口音有外省的、有台灣國語的，有些不是那麼好理解，同學們只能互相借筆記彼此充實內容。

在各醫學專業課程中，侯書文對葉曙和程丁茂教授的病理課印象深刻：「病理學上課，葉先生、程先生的講課都遵守時間，內容豐富，吸引學生，看起來像日本人在講國語。」¹⁷ 他們兩位是千葉大學醫科的前後輩。侯書文還記得當時的生化學課和病理學課教室就是現在的二號館，以前都是木板的階梯教室。當時授課用的是中文及英文，上課就是寫黑板、抄筆記，還沒有教科書。¹⁸

1953年在實習開始的前一週，侯書文與高秀麗結婚，完成終身大事。他回憶

¹⁵ 關於侯全成之生平介紹，可見1956，《台灣名人傳》第1輯，台北：商業新聞社，頁78-79，轉載於「賴永祥長老資料庫」，<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Hau/Hau,Cseng/brief/tobjt.htm>。

¹⁶ 侯書文，1987，〈蕃茄蛋炒飯的漣漪〉，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215。

¹⁷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¹⁸ 侯書文，2010，〈台北帝大醫學部病理學科的學術貢獻〉講稿，發表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主辦，「醫學傳承講座」。

在台大醫院當實習生相當忙碌，早上參加門診，下午、晚上在病房。外科系的則要到開刀房、急診處支援，有時要值大夜班。不過最苦的是做檢驗工作，不管是血液、尿、大便的檢驗，幾乎都是由實習生包辦。常常各科的設備不足，還得到處想辦法借用以完成工作。儘管辛苦，侯書文還是很認真的完成每一項工作，因此他在實習期間的表現頗受好評，建立了很好的人際關係。¹⁹

1954年畢業後，侯書文當了一年預官，之後進入台大外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當時外科是相當熱門的科系，能進入外科的都是當屆畢業生中的佼佼者。「台大醫院自病理遷入醫院以後，內、外科即有派遣住院醫師來病理科受訓的制度，內外科每年二名，每名六個月，婦產科每年三名，每名四個月。」²⁰ 醫科第九屆的莊哲彥談到，當時醫科學生因病理學不及格而重修者特別多，因此大家多視病理科為畏途，一想到當住院醫師還得到病理科受訓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那時各科主任都為了選誰去病理科受訓而傷透腦筋。²¹

侯書文當年便是由外科派去病理科實習六個月的兩名住院醫師裡的第一個，但他強調自己不是被主任選派而是自願前往病理科實習，最後甚至還留在了病理科。他回憶：

那是在高（天成）院長時，我由外科自願到病理受訓。我想若留在外科，我不想開業而會留在醫院當教員，若轉進病理也可當教員。所以病理受訓完回到外科之後，我便鼓勵同輩們多研究些生理學，同時也想自己是否可能在病理和外科之間作個橋樑。我當了病理醫師後，就作橋樑直到如今。²²

在病理科實習期間，或許是有天分，他覺得病理切片都能很快就看懂。當時福馬林保存的病理標本種類很多，也讓他印象深刻。²³

當時葉曙對外科住院醫師的訓練要求包括：「參加外科標本的檢查工作，參與自冰凍切片起，大件外科標本的眼觀變化紀錄、切取組織切片（包括小件活體切片）、鏡檢切片標本，並撰寫外科標本報告。」至於細胞診斷並不強制要求，

¹⁹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²⁰ 葉曙，1987，〈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年之回憶〉，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7。

²¹ 莊哲彥，1987，〈師友雜憶：我所知的台大病理〉，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83。

²² 李壽美等，1984，〈訪問侯書文談病理科〉，收錄於台大醫院編，《一千次的證言：台大醫院病理科臨床病理討論會第1000次紀念》，台大醫院，頁23；侯書文，2016年5月16日修改。

²³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全看個人興趣。如此訓練的目的是要讓他們了解病理於疾病的診斷、療法、療效以至預防的重要性，要求他們看實際的東西來下判斷。²⁴ 經過半年的訓練，侯書文就此愛上病理工作。回到外科，當完兩年住院醫師後，²⁵ 他便轉投入葉曙教授門下，擔任病理學科助教。其實進病理科受訓大家雖然都膽顫心驚，但能被選進病理科實習者都是成績都相當優異的，所以「被選上的人亦以至病理科實習一事為榮」，²⁶ 不過像侯書文這樣改走病理的倒是前所未有，也傳為一時佳話。

事實上，走病理的人一向很少，侯書文坦白說是因為收入的關係：「記得我當助教時，曾被戲稱為『一天』，意思是說，我一個月的薪水是開業同學一天的收入。」²⁷ 但他卻甘之如飴。誠如後來病理學研究所的學生所形容：「我覺得病理科的老師都有一股『傲氣』。這個『傲』不是驕傲的傲，而是一種『傲骨』，代表一種『自信』。這個自信是對學問的自信及對人生的自信。我總覺得病理科的老師對每一張切片的診斷都充滿了信心，對每一天的生活都滿懷希望，即使粗茶（酒）淡飯（麵），也都顯得非常快樂。」²⁸

與台大病理一起成長

在侯書文進入病理學科之前，病理學科才在葉曙的帶領下，經歷了一次大改革。葉曙認為：「病理學科在一個醫學院所負使命有三：教學、服務及研究是也。」但1946年他初到台大主持病理學科時，當時只能教學，後兩項根本談不上。病理解剖、手術材料切片幾乎沒有，等到1950年，才慢慢增加外科病理工作。1953年葉曙有機會赴美進修一年，台大病理學科開始蛻變。

當時葉曙先到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t. Louis）跟Dr. Cowdry專修腫瘍學，跟Dr. Ackerman學外科病理、出席病理討論會、學習細胞學。結果他發現美國和日本的做法大不相同，侯書文指出：

以前日本的外科標本診斷是由教授看，教授說好就好，但葉先生去美國

²⁴ 葉曙，1987，〈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年之回憶〉，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7。

²⁵ 侯書文，2016年5月16日補充。

²⁶ 莊哲彥，1987，〈師友雜憶：我所知的台大病理〉，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83。

²⁷ 李壽美等，1984，〈訪問侯書文談病理科〉，收錄於台大醫院編，《一千次的證言：台大醫院病理科臨床病理討論會第1000次紀念》，台大醫院，頁22。

²⁸ 賴義雄，2003，〈回憶台大病理研究所〉，收錄於台大病理學科、部、所編，《病理冊三：莊壽洺教授〈悔意錄〉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紀念補遺》，台大病理學科、部、所，頁522。

才發現AP（anatomical pathology，解剖病理，簡稱AP）是非常重要的學問，不只要懂得看片子，還要與臨床醫師互動、要檢討，根本不是以前看片子做診斷算了的那個作風。²⁹

所以當時葉曙用了很多心血在那邊看他們是怎麼訓練的。後半年葉曙轉往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跟Dr. Smith學習病理教學法。之後再到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找Dr. Forbus學習解剖材料保存方法，同時參觀病理教學。³⁰

1953年年底返國後，葉曙引進了外科病理與其他新觀念與教學法，而病理學科與研究所也在同年遷入附設醫院（現今西址五東棟的三樓）。1954年附設醫院設立「病理科」，與醫學院病理學科、病理學研究所共設於同一棟樓，由葉曙兼任主任及所長，使病理學科與研究所成為一綜合基礎與臨床教學服務的特殊學科。³¹ 莊哲彥曾經詳細分析該項改變的影響：

1954到1955年間，病理科搬到醫院的九病房和十東病房，場所擴大了，設備也改善很多。當時葉教授和高天成（外科）院長合作無間，不但解剖病例增加，所有外科開刀的標本都要送到病理科。以往臨床學者總覺得病理是基礎醫學，和臨床有「中山南路」的隔閡；但病理科遷至醫院後，CPC每週舉行，葉教授要點名，不但學生、住院醫師緊張，連臨床的教授、執刀者都緊張，因為病理的鑑定可以評估臨床之診斷能力與開刀技術。自此臨床與基礎合而為一，在學術上的突破性發展亦由此而始；臨床的研究論文從病人數目、性別、職業、年齡等紀錄方式改為臨床與基礎對照的方式。³²

侯書文便在這個時機點加入了病理學科，跟著病理學科一起飛躍成長。

侯書文表示病理科搬進台大醫院以後，病理科傳統的教學、研究、服務工作，得再加上醫院的病理工作，為臨床醫師服務，因此服務工作倍增。還好他們同期的第三代科員，包括方中民、史濟青和侯書文自己都當過醫院實習生，所以這些

²⁹ 侯書文，2010，〈台北帝大醫學部病理學科的學術貢獻〉講稿，發表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主辦，「醫學傳承講座」。

³⁰ 關於葉曙出國這一年的經歷，詳見葉曙，1982，《病理卅三年》，台北：傳記文學，頁177-211。

³¹ 「台大醫學院病理學科暨研究所簡史」，載於台大醫學院病理學科暨研究所官網，http://www.mc.ntu.edu.tw/C0/C2/pathology/_layouts/15/start.aspx#/SitePages/%E7%B0%A1%E5%8F%B2.aspx。

³² 莊哲彥，1987，〈師友雜憶：我所知的台大病理〉，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82-183。

工作他們還很容易應付。他回憶：「解剖增加，手術標本很多。SPC每週一次，CPC每月一次。高天成院長和許書劍教還會親自登記SP報告。」³³ 其中的臨床病理討論會（clinical pathologic conference，簡稱CPC），更是葉曙最得意的制度，病理學科的權威由此建立，幾乎成為各臨床醫師的夢魘。

當時擔任助教的侯書文回憶，那段時間他們的工作還是以教學優先，開始編寫教科書，上課有幻燈片、gross teaching用英文講義。當時的醫學生們都對病理課印象深刻，莊哲彥回憶，當時醫學院上課老師都只靠粉筆和黑板，只有病理科有老式笨重的投影機，助教們早早就會來架設投影機，搬來一大堆期刊、雜誌和教科書。³⁴ 同屆的汪嘉康則記得進醫學院的第一堂課就是病理學，她生動地形容：

……他們由高到矮，由資淺到深，列隊快步而來，當首的是又高又瘦的侯書文助教，二手捧了個又笨又重的投影機，再來是林文士人、陳海清，兩手抱滿一大堆教科書、期刊和雜誌，殿後就是搖搖擺擺的葉曙老師。……³⁵

當時能用幻燈片授課就是相當了不起的事，讓學生們特別感興趣。

教學備受肯定之外，病理學的研究工作也大有斬獲，重要研究包括葉曙的鼻咽癌、先天性心臟病、烏腳病研究，林文士人的腦病理、肝病理研究，陳海清的結核病、核黃疸、先天性心臟病、小兒病理研究，陳定堯的婦產科病理、臨床病理研究和馬頌三的細胞診斷學研究等。³⁶ 不過侯書文的重心跟其他前輩比較不一樣，因為他自許為「外科與病理之間的橋樑」，所以他與臨床醫師接觸較密切，主要從事外科病理診斷及實驗工作。台大內科醫師陳耀昌曾自創「臨床病理」一詞來描述侯教授的專業領域，意思是比「外科病理」多一些，但也不是clinical pathology；在他所謂的臨床病理這方面，侯教授真的是最厲害的專家。他從侯教授那裡學到了「立體病理」的觀念：「也就是如何將microscopic finding，gross之finding跟clinical finding三者合而為一。」³⁷

³³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³⁴ 莊哲彥，1987，〈師友雜憶：我所知的台大病理〉，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82。

³⁵ 彭汪嘉康，1995，〈我們最敬愛的老師：葉曙教授〉，收錄於戴東原等編，《台大醫院百年懷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頁100。

³⁶ 侯書文，2010，〈台北帝大醫學部病理學科的學術貢獻〉講稿，發表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主辦，「醫學傳承講座」。

³⁷ 陳耀昌，1998，〈低頭望血球、舉目思病理〉，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205。

解剖工作以外，注意到癌症病例越來越多，侯書文也開始統計癌症病例，同時參加烏腳病的調查工作，專做皮膚及血管的研究。當擔任助教期間，1961年，侯書文發表了第一篇論文。1963年他升為講師，1964年葉曙安排他出國留學，於是他在美國NIH進修了一年。之前的研究心得對他留學期間，不管做動物實驗或參加病理各種討論會都非常有用。之後為了充實自己，他做了許多病理解剖，熱意教書，帶實習課，不斷接觸臨床醫師，做診斷上、研究工作的服務，於1968年升任副教授。另外也前往各學校上病理及實習課，幫忙台糖做動物實驗，協助獸醫病理研討會，在病理界相當活躍。³⁸

侯書文的病理專業能力後輩們都相當欽佩，前台大外科部主任與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長張金堅便說：

侯教授在看細胞的變化什麼都很精準，且會再回過頭來看這個病的臨床症狀是什麼，病理的特徵是什麼，所以他在做鑑別的時候，幾乎是一言九鼎，也很客觀。到現在如果說要用細胞的形態學來看，他還是第一人，真的，直到現在，台灣沒有人可以比得上他。³⁹

他認為侯教授幾乎是這方面的天才型人物，鑑別之精準無人能及。

1984年台大醫院舉行第一千次的CPC，這一千次的CPC裡，侯書文一共主持過九十一次，在病理科中排名第四，且他向來負責最困難的案例，包括：1962年的第331號CPC，由他與外科的許書劍教授對抗，討論一個腹膜假性黏液瘤（Pseudomyxoma Peritonei）的特殊病例；第990號CPC，討論麻煩症候群（Marfan syndrome）。⁴⁰ 因此不論是質或量，都可以看出侯書文的功力與在病理學界的分量。

恩師葉曙與病理學的黃金時代

談到恩師葉曙，侯書文表示他教學、研究很嚴格，但是侯書文對他卻相當有親切感。他說：「我在日本六年，葉先生十八年，所以我跟葉先生都用日語交談。」不只是日語流利道地的程度，他感覺葉曙很多方面都像日本人，包括運動、吃飯都非常像。葉曙也借重侯書文的日語能力，1967年由侯書文帶日本病理天王吉

³⁸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³⁹ 張金堅，2009年12月29日訪談紀錄。

⁴⁰ 編輯小組，1984，〈侯書文先生：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收錄於台大醫院編，《一千次的證言：台大醫院病理科臨床病理討論會第1000次紀念》，台大醫院，頁21。

田、瀧澤、宮治和武田四位教授遊古都，1980年更代表葉曙出席在北海道舉辦的日本病理總會，於會上講祝辭。⁴¹

葉曙教學經常有生動的比喻，侯書文至今印象深刻的就是「番茄炒雞蛋」。他回憶一次葉曙上寄生蟲病的課時說道：

血蛭蟲病在長江下游的流行非常嚴重，我在上海的時候看過不少病人。
你們不會看到的，我告訴你們，病人的排泄物是膿帶血，又紅又黃就像
番茄炒雞蛋一模一樣，像得很。⁴²

當時葉曙先生的口氣、笑容和得意的神態，他畢生難忘。從那時起，侯書文就養成了一個習慣，若在肝臟、肛門黏膜的活體切片看到寄生蟲卵時，⁴³ 他就會查問病人的籍貫，以對「進口疾病」有所認識。

這個習慣對侯書文日後的研究也有所助益，1960年葉曙開始投入烏腳病的研究工作，侯書文在協助調查高雄縣永安鄉烏樹林村鹽田的村民時，他特別詢問了村民這部分的資訊，結果發現：「該村的烏腳病病人，原來都是自烏腳病流行地域遷入的鹽田工作者，而出生於現地的鹽民，並無一人發生慢性砷中毒的現象。」也就是說，病人都是經「進口形式」而到當地的，⁴⁴ 由此確認了烏腳病的地緣關係。

葉曙是當時台灣病理學界的龍頭，1967年他登高一呼，中華民國病理學會便在他的手上創立，他是當然的第一屆理事長。創立大會在台大醫院西址第七講堂舉行，任創會理事的侯書文回憶當時的盛況：「當天與會人員十分踴躍，第七講堂座無虛席（可容納二百五十席），還有更多站立的參與者，可說是盛況空前。」⁴⁵ 他也談到當時成立學會的目的：「成立學會的急務是要增加病理醫師，加強病理醫師的水準，開辦各院校聯合討論會。其次讓開業醫師們了解病理切片診斷的重要性，因為當時有不少開業醫師不送手術材料做病理診斷。」⁴⁶

事實上來參加病理學會的會員不只病理科醫師，很多臨床醫師也來共襄盛舉，包括婦科名醫徐千田、邱仕榮、魏炳炎等人都是創會會員。侯書文談到甚至

⁴¹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⁴² 侯書文，1987，〈蕃茄蛋炒飯的漣漪〉，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215。

⁴³ 侯書文，2016年5月16日補充。

⁴⁴ 侯書文，1987，〈蕃茄蛋炒飯的漣漪〉，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215。

⁴⁵ 賴瓊如，2012，〈台灣病理學會暨病理學界歷史與發展〉，刊載於「台灣病理學會」官網，<http://www.twiap.org.tw/about/History-content.asp?ID=6&FDType=>。

⁴⁶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有習慣用日文的開業醫師，因仰慕葉教授而來參加成立大會。能獲得醫界如此普遍的支持，在那個各醫學派系分明的年代實屬不易，侯書文直言：「各學會都有派系，但葉教授成立病理學會時沒有任何阻力，因為他可以跨越省籍、語言、派系的隔閡。他是外省人，但日文超好，沒人不服。」⁴⁷

另一方面，葉曙當時已經在台大服務二十年，在台大醫學院與台大醫院所做的行政與病理工作都獲得好評，全台各院、校都非常尊敬他。⁴⁸ 侯書文談到：

葉曙教授當時在台灣醫學界輩分高，精通日語，桃李滿天下，因此有相當份量，而且葉教授當時已經開始引進並提供美日同等精神與品質的病理教學、研究、病理解剖及外科病理診斷等服務，因此臨床醫師非常倚重病理，而且也充分認識病理的重要性。⁴⁹

1960年代的葉曙早已是國際知名的病理學家，且在1966年剛當選了中央研究院院士，⁵⁰ 學術聲望如日中天，自然是一呼百諾。

中華民國病理學會的創立，為後來1980年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的創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侯書文指出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得以獲得台灣醫界跨科系、跨院校的廣泛支持，除了創會理事長董大成的個人魅力外，「葉教授之前在病理學會的基礎功不可沒」。病理學科雖然不直接在臨床上治療病人，但凡是各科手術標本、內視鏡標本、管針標本通通都會送到病理科做診斷，因此隨著癌症病患的增加，病理學科的醫師自然也跟著看到很多的癌症病例，除了關切臨床醫師的診斷與治療是否正確外，他們也開始與臨床醫學科的醫師合作，展開癌症的相關研究，因此在癌症醫學會創立之初，病理學科與生化學科成為學會的兩大主力。

1972年葉曙年滿六十五歲時，因為台大聘任制度的改變，他不得不卸下台大病理學科主任與所長的職務。侯書文指出：「1972年以前，醫學院、醫院各科的科主任是終身職，領導科到退休為止。1972年改二年一任，葉先生六十五歲奉命卸任。這個改變對很多人是打擊，包括葉先生。」⁵¹ 葉曙之後在1978年時榮退。

葉曙前後主持台大病理學科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之久，當了二十六年的科主任與二十五年的所長。在他的領導下，台大病理的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都有

⁴⁷ 侯書文，2015年8月13日訪談紀錄。

⁴⁸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⁴⁹ 賴瓊如，2012，〈台灣病理學會暨病理學界歷史與發展〉，刊載於「台灣病理學會」官網，<http://www.twiap.org.tw/about/History-content.asp?ID=6&FDType=>。

⁵⁰ 葉曙，1989，〈台大師生在學術上的榮譽〉，收錄於《閒話台大四十年》，台北：傳記文學，頁112。

⁵¹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長足的進步，培養了無數傑出的病理學家，也有很好的研究風氣與學術成就。這一時期台大病理學科重要的學術研究，除了葉曙最廣為人知的烏腳病研究，還有陳海清的腦核黃膽研究、陳定堯的絨毛癌研究、林文士人的腦病理及肝癌研究、侯書文的先天性心臟病研究、方中民的法醫案例分析等，⁵² 再加上CPC的加持，堪稱是台大醫學院與台大醫院病理學科的黃金時代。

傳承台大病理的優良傳統

葉曙卸任後之後，病理學科主任由林文士人接任，但林文士人之後因肝癌不得不離開工作崗位，侯書文臨危受命，於1978年成為病理學科第三任主任。⁵³ 侯書文表示，基本上他們都認同之前葉先生的方向。「接任的林文士人先生和我本人，在科、所的營運，如教學、研究、服務方面一切如舊，沒有改變反而加強。」⁵⁴ 研究精神與風氣的持續，使病理學科一直有重要的研究產出，如莊壽洺的先天遺傳性疾病與染色體的研究，許輝吉的腎絲球炎、肝炎、肝癌的研究，林欽塘與陳志榮的鼻咽癌研究，李豐的細胞學研究，饒宇東的神經及肺病理研究，蘇益仁的惡性淋巴瘤研究，許世明的免疫染色法研究等。⁵⁵

這一時期進入病理研究所的學生，都能感受到病理學科認真勤勉的良好風氣，1976年畢業的賴義雄強調：「當時的病理學科在老師們的帶領下充滿了『生氣』。」全科上下從老師到學生都是從早忙到晚，大家都是早上八點前就會進到科裡，一直工作到晚上十點才離開。他記得：

晚上從新公園看實驗診斷大樓，六、七樓經常是燈火通明，有別科的教授以為病理科的燈都忘了關，其實是還有很多病理醫師尚在那裡努力著，包括假日隨時都還有人在裡面工作，所以以前總覺得去病理科不必帶鑰匙，因為病理科的門經常都開的。⁵⁶

另一位研究生李燕晉也笑說：「早到遲退是病理科的傳統。」他承認工作很辛苦，

⁵² 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冊）編輯小組，1999，《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系科所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頁47。

⁵³ 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冊）編輯小組，1999，《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系科所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頁44。

⁵⁴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⁵⁵ 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冊）編輯小組，1999，《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系科所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頁47。

⁵⁶ 賴義雄，2003，〈回憶台大病理研究所〉，收錄於台大病理學科、部、所編，《病理冊三：莊壽洺教授〈悔意錄〉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紀念補遺》，台大病理學科、部、所，頁522。

但卻感覺很愉快。他表示：「為了避免組織崩解，我們常常在中午或傍晚趕做病理解剖。肚子餓腳也酸，很想停下來休息，但看到師長毫無倦容，仍然諄諄教誨，為弟子的也就不敢有所懈怠了。」⁵⁷ 老師們以身作則的身教，發揮了最大潛移默化的效果。

這樣的精神連從其他科來受訓的人都感受的到，1974年從耳鼻喉科來病理科受訓的李憲彥便說：「在這充滿福馬林味的科裡，大家好像都是不看錶，不看鐘地在工作……。」到病理科報到的第一天，他就感覺「侯先生好像永遠有做不完的事」，但是在百忙之中，對他的指導和照顧還是一絲一毫都不馬虎，他還記得當天下午侯先生在主持完Gross Conference後，立刻就帶他上六樓開始這半年訓練的準備工作。他描述：

他（侯先生）去拿一個木盒子，東湊西湊地，往盒子裝了刀片、剪刀等等做標本切片、包埋的工具，……。他不厭其煩地仔細教我如何切取及包埋標本，叮嚀我要在什麼時間以前投入自動運轉機內等等，無微不至，粗細皆顧。

當下就讓他非常感動：「我真不知道還有哪位主任是如此教導一位『外籍兵團』的生手這些基本技巧？」⁵⁸

當時的病理學科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氣氛和樂，大家相處的非常融洽，就像是一個大家庭。賴義雄形容：

病理科同仁都非常「和氣」，不管醫師、技術員、職員、工友，上上下下，一片祥和的氣氛。老師對年輕後輩在學問上要求很嚴謹，但對後輩生活的種種，關心照顧有加。而學生對老師的尊敬也是出自內心，非常真誠的，整個病理科就像一個大家庭，大家快樂的生活在一個庭園裡。

59

李燕晉也說：「科內同仁上下和睦，正像一個大家庭。」晚上工作完畢，老師們常請他們吃飯，大家一起穿越新公園，一路上聽著老師們講述病理科的逸事，是為一大樂趣。⁶⁰

⁵⁷ 李燕晉，1987，〈懷念的病理兩年〉，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72。

⁵⁸ 李憲彥，1987，〈院內留學病理科一年〉，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97-198。

⁵⁹ 賴義雄，2003，〈回憶台大病理研究所〉，收錄於台大病理學科、部、所編，《病理冊三：莊壽銘教授〈悔意錄〉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紀念補遺》，台大病理學科、部、所，頁523。

⁶⁰ 李燕晉，1987，〈懷念的病理兩年〉，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

深以病理學科這些優良傳統為榮的侯書文，在接任主任一職後衷心地說：「我發現葉、林兩位主任實在做得太好了，我希望我自己能接好此棒；因為病理學一直不斷地在前進，我們努力使它不致停止長進，即是進步。」而他對自己的期望是：「我願努力使病理保持doctor of doctors的地位，這是我們的pride，我深以我所尊敬的病理為榮。」⁶¹

在專業領域備受尊敬的侯書文，私下是一位多才多藝，很有生活品味的風雅人物。首先，他是公認的運動健將，棒球、足球、橄欖球和高爾夫球，樣樣在行，說到喝酒更是高手。⁶² 在內科住院醫師訓練期間到病理科實習六個月的謝炎堯談到，侯教授個性豪爽開朗，非常風趣，而「他品嘗美酒的態度，就和他治學一樣的嚴格」。因此他提醒大家：「侯老師專喝約翰走路威士忌酒，而且限定英國原廠的黑標，或是東南亞地區出售的紅標，如果有人要請他喝酒，請準備這些酒類，才不會辜負你的一番美意。」⁶³

陳耀昌在1977年當R3時進到病理科學習六個月，他回憶當時侯教授還住在日本老宿舍，大家常常會去他家聚會，場面相當詩意：

有好幾次大伙兒聚在一起，有的把杯，有的撐傘（因為屋內會漏雨）。吃的是侯先生親自下廚炒出來的飯，或伴著侯先生的琴聲與外面的雨聲，大家放聲高歌（好像論語中，孔夫子們也有類似的鏡頭，不過可能沒有這麼有情調），或聽侯先生話民生社稷及台大軼事（侯先生的話很艱深，有時要在CNS打好幾個轉才能找到receptor。）⁶⁴

他笑稱在那個情境之下，真的會覺得「侯先生大概是竹林七賢或柳永轉世的」。

侯書文的好脾氣與修養，更是令後輩折服。病理研究所1976年的畢業生林正琴記得：「有一次在討論會場外，有人表明，不滿交通協調不周全之事，只見，侯先生悶聲不響轉往隔壁會場，避免了一場不愉快。」⁶⁵ 病理部秘書程如非則

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72。

⁶¹ 李壽美等，1984，〈訪問侯書文談病理科〉，收錄於台大醫院編，《一千次的證言：台大醫院病理科臨床病理討論會第1000次紀念》，台大醫院，頁23。

⁶² 莊哲彥，1987，〈師友雜憶：我所知的台大病理〉，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84。

⁶³ 謝炎堯，1987，〈令人懷念的病理訓練〉，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191。

⁶⁴ 陳耀昌，1998，〈低頭望血球、舉目思病理〉，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204-205。

⁶⁵ 林正琴，2003，〈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有感〉，收錄於台大病理學科、部、所編，《病理冊三：莊壽洺教授〈悔意錄〉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紀念補遺》，台大病理學科、部、所，頁525。

形容：「侯主任是高個兒，站在人群中總是高人一個頭，慈顏善目，幽默風趣。他最吸引人是他在揚眉瞬目和舉止優雅之間流露出的智慧和高貴，外貌莊嚴，卻平易近人，涵養好，不會直接喝斥部屬，會用很圓融的方式讓部屬了解該做的事。」

66

在後輩與下屬眼中，侯書文完全沒有架子，不分大、小事，只要是該做的事他就做，絕不推諉塞責。程如非形容：「他總是精神奕奕，什麼事都會全力以赴，事情多是自己來。」⁶⁷ 林正琴舉例：「有一次好像是有人要來參觀，而解剖室沒有整理，侯先生一句不說，拿了掃把就掃將起來，令後來趕到的傑克先生搶了掃把，也掃了起來。」⁶⁸ 李憲彥則記得有一天他拿了一些標本去請教侯先生，兩人正在討論時，突然林文士人先生走過來說：「阿文，有沒有空？圖書室太亂了，有時間的話該整理一下吧！」侯先生立刻站起來：「先生，現在很空，有時間的，馬上去整理。」⁶⁹ 從這些日常相處的細微之處，侯書文以完美的身教進行潛移默化，將台大病理獨特的傳統與風氣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建立腫瘤專科醫師甄審制度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於1980年得以順利創會，葉曙扮演關鍵的重要角色，而身為葉曙門下的侯書文在過程中當然也盡心盡力，不但是創始會員，學會成立後便擔任第一屆常務理事與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他談到早期他在學會所扮演的角色：

當時研究病毒、分子生物方面是主流，有人言及以病理切片做癌症研究恐怕是落後。部分臨床醫師希望病理醫師在診斷上更進一步的發展，本人努力配合各方面的思維。⁷⁰

他肯定學會成立的目的與意義，便在於鼓勵基礎、臨床、影像、實驗室及治療各

⁶⁶ 程如非，2003，〈病理主管的憶與念〉，收錄於台大病理學科、部、所編，《病理冊三：莊壽洺教授〈悔意錄〉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紀念補遺》，台大病理學科、部、所，頁538。

⁶⁷ 程如非，2003，〈病理主管的憶與念〉，收錄於台大病理學科、部、所編，《病理冊三：莊壽洺教授〈悔意錄〉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紀念補遺》，台大病理學科、部、所，頁538。

⁶⁸ 林正琴，2003，〈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有感〉，收錄於台大病理學科、部、所編，《病理冊三：莊壽洺教授〈悔意錄〉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紀念補遺》，台大病理學科、部、所，頁525。

⁶⁹ 李憲彥，1987，〈院內留學病理科一年〉，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200。

⁷⁰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方面的進步。

學會成立後一直熱心於學會服務的侯書文，⁷¹ 於1989年4月接任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第五屆理事長。當時其實也有其他人在爭取理事長一職，他回憶選舉過程很熱鬧，他當選後葉先生還曾好奇地問他：「你能當選是否有去運動？」他自己分析當選的原因：「我可能因立場單純，而常常與各學校、醫院在私下、公務上都有病理工作的連絡，大概是這個緣故就被選出。」當時他接任理事長最大的期許，還是希望各學校、醫院大家能和氣、合作。⁷²

就在他接任理事長的前後，改變台灣醫界的大事發生了。在汪嘉康、吳成文、曹安邦等中研院院士的共同努力下，請來了被尊稱為「美國腫瘤醫學之父」的Paul Carbone教授來台主持「內科腫瘤專科醫師訓練計畫」，於1987年3月在中研院生醫所正式開辦訓練課程，第一屆共招收了台大的鄭安理和劉滄梧、榮總的謝瑞坤和季匡華、三總的張俊彥和王成俊六位學員。

當時的學員之一劉滄梧回憶，在內科腫瘤專科醫師訓練計畫開始時，侯教授已是台灣病理界的大老，也負責台大醫院的tumor board，對fellow的訓練進展非常關心。每一位訓練計畫的客座教授來台灣期間，侯教授一定會和莊哲彥教授邀集幾位台大血液科的資深老師以及fellow和客座教授聚餐，一方面感謝客座教授遠道來教學，一方面也探詢有沒有需要協助配合之處。⁷³

1989年6月第一屆學員畢業時，侯書文教授正好接任第五屆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長。深深認同培養台灣腫瘤專科醫師重要性的侯書文，即刻在理事長任內於學會內增設了「腫瘤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並親自兼任委員會主委，全力推動「腫瘤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制度」。他談到自己推動該制度的起心動念：

自1989年參加Paul Carbone教授的腫瘤內（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與學員打成一片，覺得國內的臨床醫師的治癌方式有問題。當時內、外科醫師自己開處方，治療癌症病人，無基準。本人努力讓大家知道，腫瘤專科醫師不但治療癌症也照顧癌症病人，與只開化療藥物治療癌的醫師不同。⁷⁴

⁷¹ 侯書文擔任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第一屆與第二屆常務理事與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三屆監事與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第四屆常務理事與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

⁷²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⁷³ 關於腫瘤專科醫師訓練計劃的源起與詳細訓練內容，請參見梁妃儀等著，2012，《台灣癌症醫學發展史：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三十週年專刊》，台北：記憶工程、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頁84-107。

⁷⁴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肯定腫瘤專科的價值與意義，為了讓這些學員能在未來發揮更大的作用與影響力，侯書文深知確立台灣腫瘤專科醫師專業地位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因為一直以來血液科醫師就跟癌症治療關係密切，而當時血液科已經有專科醫師制度，因此腫瘤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制度在規畫初期，部分參考了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的血液專科醫師制度，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修改調整。⁷⁵ 經過多次的討論與修改，「腫瘤內科專科醫師甄審辦法」於1989年4月15日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宣讀通過，依規定設置「腫瘤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由理監事會推選委員會委員。⁷⁶

理事長侯書文為該委員會之當然委員及召集人，理監事另選出王秋華、李偉政、沈銘鏡、林從慶、陳耀昌、陳田柏、陳博明、黃金田、黃偉修、劉宏文、賴基銘、羅志綱等十二人為委員，開始正式運作。1990年11月，在第六次理監事會上，確認了第一批通過腫瘤內科專科醫師甄審的醫師，共計四十九位。委員會也制定了「腫瘤內科專科醫師甄審考試辦法」，1991年開始進行甄審考試。⁷⁷ 腫瘤專科醫師甄審制度的建立，為台灣癌症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石。

除了完成腫瘤專科醫師甄審制度此一劃時代的任務外，在侯書文任內，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成為國際抗癌聯盟（Union for International Cancer Control，簡稱UICC）的正式會員，⁷⁸ 學會雜誌也申請了國際雜誌編號，往國際化又邁進一步。另外，學會的辦公室在1989年9月1日正式遷入現址——台大醫院景福館二樓，學會的發展愈趨成熟穩定。⁷⁹

台大病理的大家長

1984年12月6日，台大醫院於第七講堂舉行第一千次CPC，特別請來一手建立CPC制度的葉曙親臨並致詞，場面非常溫馨浩大，但葉曙感嘆：「我覺得CPC

⁷⁵ 關於腫瘤專科醫師甄審制度的建立過程與後續發展，可參見梁妃儀等著，2012，《台灣癌症醫學發展史：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三十週年專刊》，台北：記憶工程、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頁108-112。

⁷⁶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1990年5月9日，「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紀錄」，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提供。

⁷⁷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1990年11月21日，「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紀錄」，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提供。

⁷⁸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1991年3月30日，「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紀錄」，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提供。

⁷⁹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1989年12月20日，「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紀錄」，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提供。

在走下坡了，很難過。」⁸⁰ 事實上，1980年代後，隨著儀器與各種診斷工具、技術的進步，過去主要由病理學科掌控的診斷，大部分都已經被取代，病理診斷的重要性逐漸下降。

侯書文也有同樣的感觸，他遺憾地表示，台大醫院的CPC歷史悠久且為全院性的活動，一直固定在每週四下午四時三十分舉行，但漸漸有醫師在這時間安排院外活動，參加人數不像過去那麼踴躍，且CPC的嚴謹度也不如從前。他指出：

早期CPC臨床負責醫師由葉先生親自指定，現今則由各臨床科主任針對病例相關的專門領域指定醫師負責，以至於許多次CPC，我們發現負責醫師根本沒有親自檢查過該病人，僅根據病歷及其他資料做分析。⁸¹

這樣的情況與態度著實不是他所樂見。

1987年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侯書文在紀念專輯中談到當時病理科的困境與他對病理科的期許：「病理科一直努力把CPC每學期能維持在先生（指葉曙）指定的十八次，不過目前的情況已經越來越難。願我們搬進十八層樓的新醫學院以後，病理科的名額能增加為十八個以上，醫學院所屬研究所也能增加到十八所。」⁸²

1988年侯書文再度接下台大病理科第五任主任兼所長的工作，會再出來領導病理學科是因為他認為當時有重要的任務，他必須挺身而出。他解釋：「當時莊壽銘主任卸任，醫學院院長認為科主任不必一定醫科出身，本人認為在院內遷入東址工作在進行，而院外許多開會要應付，就出任。」⁸³ 等到1991年搬遷工作順利完成後，他隨即卸任，毫不戀棧。

當時已年過六十、距離退休也不久的侯書文，不管是教學、研究、服務，還是一件也不馬虎。他的一句：「沒什麼比學生更重要。」讓當時的末代助教許永祥記到如今。⁸⁴ 學生感覺侯教授雖然話不多，但卻是滿腹學問，儼然是一座寶山。病理研究所1989年的畢業生孫家棟笑說：

當第二年住院醫師的時，大家視進入侯先生的房間是一種畏途，有一天

⁸⁰ 編輯小組，1984，〈第一千次CPC訪葉曙教授〉，收錄於台大醫院編，《一千次的證言：台大醫院病理科臨床病理討論會第1000次紀念》，台大醫院，頁15。

⁸¹ 侯書文，1984，〈CPC雜感〉，收錄於台大醫院編，《一千次的證言：台大醫院病理科臨床病理討論會第1000次紀念》，台大醫院，頁24。

⁸² 侯書文，1987，〈蕃茄蛋炒飯的漣漪〉，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頁216。

⁸³ 侯書文，201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終身成就獎傳記訪談手稿」。

⁸⁴ 許永祥，2007，〈懷念台大病理的日子〉，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學研究所編，《國立台灣大學病理學研究所60週年紀念簡輯》，國立台灣大學病理學研究所，頁17。

開會時，他說換你進來坐（當初之規定是每人進去三個月），當下覺得眼前發黑，但一坐就是三年，好在體型素來不差，堪得支持。老實說，這三年確實得到不少東西，雖然診斷上沒有什麼進步（資質關係），但酒量及社會經驗卻增進不少。尤其先生的房間實在有不少寶藏，恐怕一、二十年都無法挖掘的完。

侯先生治學的方式，強調「可不可以分清楚」及絕不偏袒自己屬下的作風，都讓他欽佩。他衷心地說：「在這『師道淪落』的社會中，更可使你感覺到需要這種人的激勵。」⁸⁵

從台大退休後，侯書文還是持續關心著母校與病理工作。八十多歲的他，至今仍在新光醫院擔任顧問，每日埋首於診斷工作；但每天下午在新光醫院看完片子後，他還是會回到台大醫學院的病理學科繞一圈再回家。這個習慣從他年輕時到現在都沒有改變，數十年如一日，宛若台大病理的大家長。對台大感情深厚的侯書文在榮退紀念會上曾感性地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為了母校做，對不對讓大家去批評，……」⁸⁶ 他認為這輩子能在台大工作，是很幸福的一件事。⁸⁷ 當年放棄外科選擇病理他從不後悔，他以身為病理學家為榮，也期待後進繼續努力，維持病理學的榮光。



侯書文教授榮獲
中華民國癌症醫
學會「癌症醫學
終身成就獎」

⁸⁵ 孫家棟，2003，〈不後悔的人生〉，收錄於台大病理學科、部、所編，《病理冊三：莊壽洺教授〈悔意錄〉暨台大病理學研究所五十週年紀念補遺》，台大病理學科、部、所，頁532。

⁸⁶ 侯書文，引自

<http://bbs.nsysu.edu.tw/txtVersion/treasure/kaoMPA/M.880771441.A/M.888737293.A.html>。

⁸⁷ 侯書文，2010，〈台北帝大醫學部病理學科的學術貢獻〉講稿，發表於國立台灣大學病理研究主辦，「醫學傳承講座」。